





原件短缺

P1-P2

錯雲雷并無畫山雲象者陳氏謂解三升角四升亦本康成康成則從韓詩說來若以諸觴形制同升數異名遂因之而判殊不知博古圖錄有玄戈解容四合父貝解容五合較雙弓角容七合者固小不又有容八合之山觶乎是觶角之別以形不盡以量仲恭所云何違反乃爾若通篇認四十九篇爲記末忽云禮經不知禮經者漢儒儀禮之稱云爾

或問博古圖錄亦云木曰豆竹曰籩禮家之言知多出漢儒臆度今豆蓋以銅此足正陳氏禮運之說矣子何獨遺之余曰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乃

爾雅釋器之文非出漢儒安知始不以木後乃範以金圖傳諸永久乎古器有難以一概論者

又按傅山先生長於金石遺文之學每與余語窮日繼夜不少衰止歎問余此種學正經史之譌而補其亡闕厥功甚大畢竟始自何代何人余曰魏太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純爲牛形王肅以證其羽婆婆然說非是晉永嘉賊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公墓得犧象二樽形爲牛象傳至梁劉杳以證象骨飾尊之說非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冷道舜祠下得白玉琯古呂玉作傳至魏孟康以證律歷志竹曰管說不盡然儒

林傳伏生濟南人也魏張晏注曰名勝伏生碑云地理志魏郡黎陽黎山在縣之陽縣當名黎陰乃云陽者兼取河水在其陽以名晉灼注曰其山上碑實云水經注青州刺史傅弘仁說臨淄人發古塚得銅棺前和外隱起爲隸字言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棺也唯三字是古餘同今書證知隸自出古非始於秦顏氏家訓開皇二年長安民掘地得秦始皇廿六年鐵稱權上有乃詔丞相狀縮之銘之推與李德林對讀則知本紀丞相隗林爲俗書林當作狀凡是數說似未有先之者

又按余嘗謂蓋代文人無過歐公而學殖之陋亦無

過公傅山先生聞之曰子得毋以劉原父有好箇
歐九之云從而和之乎余曰非敢然實親驗之集
古錄跋尾因笑劉原父既對客言好箇歐九極有
文章但可惜不甚讀書耳他日英宗語及原父韓
魏公對以有文學歐陽公曰其文章未佳特博學
可稱耳似屬相報原父文字正自佳

愚按鄭樵有言氏不同而姓同不可爲婚姻若僅氏
同如孔子之孔出於子孔文子之孔出於姁鄭有
二孔氏出于姬此三孔固可相爲婚何者姓不同
故說是已余謂亦有姓同如黃帝之子十二姓有
已姓傳至春秋爲莒子爲郟子祝融之後八姓亦

有已姓傳至商末爲有蘇氏周初爲蘇忿生此二
已何妨爲婚姻何者以各有所得之姓不同德
故此亦從來論氏族者所未及也

又按余嘗問人秦始皇何姓或對曰嬴或對曰姜皆
非也此自出史記始皇本紀生於邯鄲姓趙氏蓋
秦猶近古深得古者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之義
猶皇帝以姬水成遂姓姬舜生於姚墟遂姓姚是
也降至於漢人皆識其爲姓陸賈曰秦任刑法不
變卒滅趙氏燕王旦曰尉佗入南陳涉呼楚近狎
作亂內外俱發趙氏無炊火焉顏師古注無炊火
言絕祀也正指始皇之姓言太史公遽謂秦以其

先造父封趙城爲趙氏豈其然哉余因怪漢家庶
事草創高帝奄有天下不知更姓改物但率天下
曰劉氏劉氏一何陋

帝王世紀帝堯祁姓舜姚姓

此條抄本在傳季友條下

按孔穎達堯典疏曰百官謂之百姓者左傳隱八年
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建立有德以爲公卿因
其所生之地而賜之以爲其姓令其收斂族親自
爲宗主此即後代宗法之所由起平

又按禹貢之水有散大於一州而復總見於導水條
者渭與洛是也所以陳氏櫟于導渭自鳥鼠同穴
曰澧涇漆沮皆入渭渭入河東會于澧即澧水攸

同也東會于涇即涇屬渭汭也東過漆沮即漆沮
旣從也澧涇大與渭敵故曰會旣得澧涇渭愈大
漆沮皆小故曰過前分言於雍而自源徂流言於
此也新安陳氏于導洛自熊耳曰此即豫州伊洛
澧澗之源流也澗澧伊皆入洛而洛入河耳又有
散見上文各州而復總結於末者九州攸同六句
是也所以陳氏大猷曰禹貢書法簡嚴經於每州
惟舉一隅至此總結之以見九州之所同如宅土
惟言於兗雍故此以四隩旣宅總之旅山惟言於
梁雍故此以九山刊旅總之經所載之川澤雖多
然九州之川澤不止是也故以九川九澤之滌陂

總之經雖各載達河之道而四方之趨帝都者不止是也故以四海會同總之

又按蔡傳豫州去帝都最近豫之東境徑自入河豫之西境則浮于洛而後至河也豫州東境并無河惟北境有之當改東境作北境以上與荊州至于南河合豫州本傳北距大河合蔡氏每自忘前語何邪

又按書傳會選既修太原下引朱子曰從太原至岳陽皆修之也他所舉山川皆先地後績者觀成功而言也壺口梁岐太原皆先績後地者本用功之始而言也豈治之有難易歟恒衛既從又引呂氏

東萊曰言水土平於田賦之前者其害大當先治之也言於田賦之後者其害小徐治之也竝當採入集傳

又按朱子語類云韓無咎嘗說高麗入貢時神宗諭進先秦古書及進來內有六經不曾焚者神宗喜詔欲頒行王介甫恐壞他新經奏云真偽不可知恐爲外裔所欺因止今本亦不傳以其觀之實未必然蓋招徠高麗時介甫已不在相位且神宗是甚剛明果有未焚書豈介甫力所能阻記得文昌雜錄說高麗進孝經緯經只是讖緯之書無進先秦古書事余案宋史高麗入貢在熙寧四年五月

置經義局則熙寧六年三月頒三經新義于學官
又八年六月安石復相時事韓朱說皆差元王惲
中堂事記云世祖中統二年高麗世子植元史世祖本紀
高麗列傳茲作懣植來朝宴于中書省問曰傳聞
汝邦有古文尚書及海外異書答曰與中國書不
殊此蓋得其實矣

張說郭震行狀云初安西南有毒河源遠在葱嶺西
北河岸百步人畜踏之者輒死公威振西域所向
無不從者因驗圖經知其源率兵三萬人歷于闐
康居大食等十餘國所過之國令供資糧仍署其
國王爲左右總管率兵前進北至葱嶺牙帳前十

二國王兵百萬餘其河源上有大樹高千餘尺垂
陰數頃大軍至日有黃龍繞樹以口吐毒氣而拒
官軍三軍悉覩焉公手書檄文令左拾遺張宣
抗聲讀之畢黃龍解樹而下公率諸軍誅之數日
方倒聚而焚焉河源且絕數十里內悉爲良田
音註資治通鑑序云自荀悅漢紀以下獨梁武帝通
史至六百卷按此似以通史與通鑑同一編年體
隋經籍志唐藝文志竝列正史吳均傳武帝使撰
通史起三皇訖齊代均州本紀世家畢唯列傳未
就史通云其書以史記爲本異者唯無表耳此豈
編年體哉玉海入雜史類不入編年得之

初智宣子將以瑤爲後按張溥曰或問左氏終智伯通鑑始智伯通鑑所以接左傳者豈無說乎曰一以示興亡之戒一以著周秦之端晉陽之守趙以仁興決水之禍智以驕滅此興亡之戒也晉分則秦彊秦彊則周亡此周秦之端也

綱目赧王三十六年趙王欲與樂毅謀伐燕毅泣曰臣疇昔之事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也若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況子孫乎趙王乃止按綱目減省通鑑原文爲識者所不取此段則原文所無而綱目補出者然有關係嘗問諸人人莫能應余考之出三國志魏武帝紀注引公十二

月己亥令然則文公門人學儘博擇亦精矣

按朱錫鬯與顧寧人書采苓采苓首陽之巔釋者謂苓藎也今甘草是也而枚乘七發云蔓草芳苓曹植七啟云搴芳苓之巢龜李善註竝云苓古蓮字其因是悟向者箋釋之誤蓋苓之爲蓮猶夫茄之爲荷爾蓮水花也而采于山巔五沃之土產蓮而首陽至瘠之地正以喻人言之不足信也鄭氏以爲首陽山之上信有苓矣豈不謬哉客舉以示余余曰此作小題時文者翻弄字眼伎倆耳何關經學試看下章采苦采苦首陽之下苦菜正生山田及澤中然則人言不又足信與客不覺笑且錫鬯

言過矣古人詩皆被諸管弦音長而節舒若只一章止則短促不成節奏必合二章三章爲一闕故有韻換而義關合者此苦與下是有韻換而無義意但取音相諧者又下章采葑采葑首陽之東是余請賦一詩以謝錫鬯曰采薇采薇首陽之西人之爲言苟亦無隨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又曰采薇采薇首陽之北人之爲言苟亦無惑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客遂大笑

嘗思齊孝公名昭而其後有昭公宋平公名成而其先有成公爲二國之臣子者稱昭公成公之諡則

觸孝公平公之名諱孝公平公之名則廢昭公成公之諡此將若之何曰鄭康成之論諱禮曰於下則諱上不聞於上則諱下也猶之於後則諱前不聞於前則諱後也此自諡昭公與名平公者之失考耳於二公何與哉然則禮既失於前矣而爲二國之臣子者終將若之何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諱之故諡之諡者所以易名之典也烏得而廢諸但爲齊之臣子於昭公則稱昭而餘則否爲宋之臣子於成公則稱成而餘則否此固諱之變禮也吾於是而知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爲其易及而難避也今獨不可

增一例曰名子者不以謚乎以謚則將廢此謚矣
明臣如陳文王文皆例應謚文以名文遂不得謚
文此亦可見矣

王少伯出塞詩但使龍城飛將在編閱文苑英華凡
十數本竝同惟宋槧本王荆公百家詩選龍作盧
或者頗以爲疑來質余余曰盧是也李廣爲右北
平太守匈奴號曰飛將軍避不敢入塞右北平唐
爲北平郡又名平州治盧龍縣唐書有盧龍府有
盧龍軍杜氏通典盧龍塞在縣西北二百里其土
色黑山如龍形故名若龍城見漢書匈奴傳五月
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崔浩曰西方胡皆事

龍神故名大會處爲龍城所以唐竇威出塞潛軍
度馬邑揚旆捲龍城楊炯從軍行牙璋辭鳳闕鐵
騎繞龍城沈佺期雜詩誰能將騎鼓一爲取龍城
即王少伯又從軍行去爲龍城戰正值胡兵襲則
龍城明明屬匈奴中豈得冠於飛將上哉龍城一
名龍庭班固燕然山銘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
龍庭註曰龍庭單于祭天所是也或曰宋槧本竟
如是莫可擬議乎余曰亦不然如謝朓據南史改
作朓耿緯據唐書改作漳萊州據李頎集則作蔡
洲滄涯縣據通典則作涯他尚不可勝數善乎顏
介有言校定書籍夫何容易自劉向揚雄方稱此

職世豈有劉揚其人者乎要事求有據不敢憑臆
以決亦可矣

臣光曰正名細務也按此非細務當作虛稱也而孔子先之

或問傳記九月壬戌戰韓原經書十一月壬戌戰于韓杜氏以九月壬戌爲月之十三日十一月壬戌爲月之十四日事在前而書于後者從赴也經之從赴而書者衆矣何獨此而疑其爲夏正邪余曰蓋從前後之文而決其爲夏正也當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曰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按禮季秋之月草木黃落草木零落然後

入山林則所謂落實取材正夏之季秋之事豈孟秋乎已而果九月獲晉侯于韓則占者之言驗矣晉獻公嫁伯姬于秦史蘇占之曰不吉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于高粱之虛夫曰六年逋明年死則是逃歸之明年而死乃圍以二十二年秋逃歸二十四年二月始殺于高粱則其言似不驗不知晉用夏正圍歸于二十二年秋者實歸于晉惠十三年之夏也懷殺于二十四年二月者實殺于晉惠十四年之十二月也其事之相去正隔一歲則占者之言又合矣此俱傳文用夏正之明驗也大抵春秋之經爲聖人所

筆削純用周正傳則旁采諸國之史而爲之故其
間有雜以夏正而不能盡革者讀者猶可以其意
得之也或曰子以傳之九月爲即經之十一月則
傳之十一月爲即經之明年正月可知矣其甲子
可得而合乎余曰何不合之有自九月十四日壬
戌數至明年正月朔爲戊申隕石于宋五此即晉
侯歸之月也自戊申朔數至正月晦爲丁丑六鷁
退飛過宋都此即殺慶鄭而後入之日也或曰晉
侯之歸旣應在明春而經不見其事何與余曰經
從告告則書晉侯之歸不告亦猶晉重耳之入不
告經固不得而書也或曰經旣不書而傳記之亦

應列其事于明春而傳繫之于去年之末者何與
余曰此傳之例也傳固有或先經以始事者或後
經以終義者如此傳本記韓原之戰而必追敘晉
侯之入是先經以始事也此傳本記晉侯之獲竝
敘及晉侯之歸是後經以終義也只此一傳而春
秋之例亦可類推矣

貞觀君臣之盛蓋三代以下所絕無而僅有者也然
余觀太宗之爲君可謂知求治而不知正心魏徵
之爲臣可謂知規過而不知養德正程正叔所謂
作事無本者故太宗之過滅于此而復生于彼懲
于前而復作于後魏徵在則以人爲之鑑魏徵亡

雖以房喬之寵遇猶不敢諫東征之非而況他人乎故一時之所就正可有補偏救弊之術而非有拔本塞源之功也向使太宗得伊傅之臣或濂洛之儒以爲之輔佐則致治之美將上與湯文比烈矣豈直成康而已哉

人知有齊威王之朝周而不知其後有趙肅侯之朝周人知有魯仲連義不帝秦而不知其先有孔子順義不入秦

通典山陽漢射陽縣地晉立山陽郡或云漢吳王濞反於廣陵山陽王率衆于此拒之因以山陽爲名按漢有兩山陽王一元帝之子名康曾徙爲山陽

可得又不敢上問奈何余對丙午丁未間重策論
讀宋陳傅良時論有使功不如使過題通篇俱就
秦穆公用孟明發揮應是昔人論此事者作此語
第不見出何書耳公曰博越十五年讀唐書李靖
傳高祖謂靖逗留詔斬之許紹爲請而免後率
八百破開州蠻冉肇則俘禽五千帝謂左右曰使
功不如使過靖果然謂即出此又越五年讀後漢
書獨行傳索盧放諫更始使者勿斬太守曰夫使
功者不如使過章懷太子賢注若秦穆赦孟明而
用之霸西戎乃知全出於此處甚矣學問之無窮
而人尤不可以無年也公凡於余攷據辯析議論

輒手錄成帙署曰碎金以爲談助惜此條不及入之也

按西園翰墨林西園二字乃漢靈帝鸞宮遊戲之所通鑑稱於西園開邸立庫以貯天下之錢於西園弄狗張讓傳所謂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是也於文事無涉建安七子有西園字亦無涉因考舊本張說集是西垣與園音同翰墨林蓋題爲恩制賜食於麗正殿書院宴賦得林字麗正殿書院即開元十三年四月改名集賢殿書院者按唐六典集賢殿在洛陽宮之右其爲垣字無疑且以西垣對東壁何等工以天文興起下人文何等

妙徧考高稊唐詩品彙李攀龍唐詩選竝作園知承譌久矣宜亟正之舊唐書馬懷素等傳史臣曰以西垣對東壁正指麗止殿

按通鑑元狩元年驃騎將軍去病深入二千餘里四年驃騎將軍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太初二年浚稽將軍趙破奴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本始二年田廣明范明友韓增趙充國田順期以出塞各二千餘里無至三千里者東漢永元元年竇憲耿秉至出塞三千餘里登燕然山永元三年憲欲滅匈奴遣耿夔任尚破北單于於金微山出塞五千餘里而還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兩漢追匈奴有里數者僅此

宋史韓世忠列傳初世忠謂敵至必登金山廟觀我
虛實迺遣兵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岸許約聞鼓聲
岸兵先入廟兵共擊之金人果五騎闖入廟兵喜
先鼓而出僅得二人逸其三中有絳袍玉帶旣墜
而復馳者詰之乃兀朮也按續資治通鑑綱目宋
元通鑑金山之下廟之上竝有龍王二字曾親至
其地疑之當時兀朮軍江南太乙字董軍江北韓
世忠以海艦泊金山下兀朮不得絕江豈能輕騎
至龍王廟且旣覺而復能浮江去邪或曰當時有
沙洲故諺云金兀朮騎馬上金山此尤無稽之談
也昔在崑山輯

大清一統志至鎮江府得舊本三山志載龍王廟北
宋時在銀山上非金山也然後知修宋史者以其
時龍王廟在金山故實以金山而不知於兵機地
形失之遠矣

余嘗發憤歎息三百年文章學問不能遠追漢唐及
宋元者其故蓋有三焉一壞於洪武十七年甲子
定制以八股時文取士其失也陋再壞於李夢陽
倡復古學而不原本六藝其失也俗三壞於王守
仁講致良知之學而至以讀書爲禁其失也虛
按胡朏明註韓文問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
社者事何出余檢孔融傳爲北海相郡人甄子然

臨孝存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命配食縣社以對又鄉先生見儀禮鄭註鄉先生鄉大夫致仕者也獨嘗怪孔文舉并妻子被殺許下止京兆人脂習撫尸哭之不知何以遠葬揚州府治高士坊疑唐人云孔北海墓所非實然南史梁武帝諸子傳又理嘗祭孔文舉墓爲立碑製文甚美下文云赴其兄南兗州任又兩云廣陵則墓真在今揚州無疑蓋梁距建安尚未遠也古今事不可考者此類是也

按秦始皇本紀三十六年秋有人遮使者曰爲吾遺涇池君今年祖龍死余嘗疑今字必明字之譌證

有二焉一果三十七年七月始皇崩於沙邱平臺其言驗一始皇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譏其伎倆僅知今年若彼所云明年之事彼豈能預知乎幸其言不驗可謂妙解而苦無文字可據今日讀李白古風詩云壁遺鎬池君明年祖龍死秦人相謂曰吾屬可去矣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乃知太白唐時所見史記本尚無譌通鑑以不語怪削此事不載

太白詩本搜神記記正作明年

按徒步歸行此未抵鄜州乞馬於李公而作當在北征詩前時尚未見妻子也下二首做此

按唐書曰畢曜不見註酷吏敬羽傳羽與毛若虛裴

畢景道夫蒸按口
口殷鑒幼有各行袁
祭楮券回並嘗異之
每造二公之府輒請
言畢景北史王晞
昭帝勅夫蒸聽還

昇畢曜同時為御史皆暴忍時稱毛敬裴畢未幾
曜流黔中曜正肅宗時人蓋耀乃俗字也又見叛
臣喬琳傳郭子儀表琳朔方府掌書記與聯舍畢
曜相掉訐是也

東絹註引坡詩注鵝溪在梓州鹽亭縣出絹甚良杜
詩我有一疋好東絹蓋謂此也按唐地理志陵州
仁壽郡土貢鵝溪絹

按呂太一注云云余思尚有一呂太一中書舍人為
張嘉貞所薦當時語曰令公四俊苗呂崔員
贈司空王公思禮按舊新二書竝云加司空非贈官
也公未知何據

按姜宸英曰世薄韓退之屢干執政者然子美始入
京師一投張均兄弟再贈鮮于仲通二君皆非端
士而窮途不免為此士之失志寧堪問乎

北史裴宣明二子景鸞景鴻竝有逸才河東呼景鸞
為驥子景鴻為龍文則公字幼子以驥子本此
送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按姜宸英曰唐書呂向傳
向進左補闕帝自為文勒石西嶽詔向為鐫勒使
此雖權設亦以士人為之也

鸚鵡啄金桃按唐西域康者傳貞觀時歲入貢致金
桃銀桃詔令植苑中

烏麻蒸續曬按胡麻即巨勝仙藥也不聞桑麻之麻

可以蒸曬服食引南都賦大非

草書何太苦按遺名子呂總續書評草書十二人張彪孤峯削成藏筋露節

野望因過常少仙姜宸英曰詩中不見尉意安知非是人名若稱尉爲少仙古人無此牽強文義又曰幽人非尉可知

按樓鑰曰嘗與蜀黃文度裳食花棹因問蜀中有此乎黃曰此物甚多正出閬州杜詩所謂黃知橘柚來誤矣曾親到蒼溪縣順流而下兩岸黃色照耀直似橘柚其實乃此棹也問之土人云工部旣誤有好事者欲爲解嘲于其處大種橘柚終非土宜

無一活者

滕王注云元嬰高祖第二十二子都督洪州數犯憲章徙授隆州刺史按元嬰從洪州都督謫置滁州起授壽州刺史方徙隆州注又云滕王亭即元嬰所建在玉臺觀成都楊慎以爲嗣滕王湛然誤也按湛然元嬰之曾孫止從玄宗入蜀耳

玉臺觀注引方輿勝覽在閬州北七里唐滕王嘗遊有亭及基按元嬰陪葬獻陵

昆吾御宿注云羞宿聲相近故或云御羞或云御宿按羞宿聲相近亦不是當云羞者珍羞所出宿者止宿之義又按漢元后傳夏遊御宿鄠杜之間師

古曰御宿苑在長安城南今之御宿川是也此則復名御宿矣

姜宸英曰本紀肅宗寶應元年盜發敬陵惠陵則金盃之出人間自是實事箋曰駸駸有發拙之虞亦疎矣按敬陵乃孝敬皇帝弘恭陵惠陵乃讓皇帝憲墓也

太后當朝肅多才接迹昇姜宸英曰公以祖故常屈筆於武后余所不服

姜宸英曰因秋瓜相映帶故以秋瓜起興此正文情游戲大機爛漫處錢箋欲改為袁州則與上秋瓜

何涉

以上二十則自記錢收齋草堂詩箋

大清一統志大清河在歷城縣北自齊河縣流入又東北入濟陽縣界其上流即古濟水也小清河在歷城縣北即古灤水也臣按自漢至隋唐惟有濟水杜佑始有清河之名宋南渡後始有大小清河之分于欽齊乘以大清為古濟水而以小清為劉豫所導後人皆沿其說其實非也以水經注元和志寰宇記諸書考之濟水最南灤水在中河水最北今者小清所經自歷城以東如章邱鄒平長山新城高苑博興樂安諸縣皆古濟水所行而大清所經自歷城以上至東阿固皆濟水故道而自歷城東比如濟陽齊東青城諸縣則皆古灤水所行

蒲臺以北則古河水所經蓋唐宋時河行漯川其
後大清兼行河漯二川其小清所行則斷為濟水
故道也

淮安府清河縣臣按清河有三一曰清泗今縣所取
名一曰清濟在今山東東平州界一曰清淇在今
直隸廣平府界即古清河郡也

金華王象之輿地紀勝封州據邕桂賀三江之口子

鴻曰封州即今肇慶府封川縣三江口在縣西

范成大吳郡志今松江之傍有小村落名三江口

張守節正義三江者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

松江東江婁江於其分處號曰三江口

顧夸吳地記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

古筮澤江

蘭陵漢縣故城在今嶧縣東五十里元和志蘭陵故

城在承縣東六十里

隋大業初始置東海郡於今海州

宋書徐羨之列傳嘗有一人來謂之曰可以錢二十
八文葬宅四角可以免災

檀道濟列傳子植等八人又夸邕演皆伏誅邕子孺
乃被宥世祖世為奉朝請

袁淑列傳十餘歲為姑夫王弘所賞

北史劉逖列傳黃門侍郎王松年妹夫盧士游

史記南越尉佗列傳南越置酒介漢使者權謀誅嘉

等使者皆東鄉太后南鄉王北鄉嘉大臣皆西鄉侍坐飲

三國志韋曜傳曜素飲酒不過二升初見禮異時常為裁減或密賜茶薺以當酒

詩疏辯家父仍叔凡伯在詩為一人在春秋又別一人

楚世家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產焉干寶曰先儒學士多疑此事譙允南通才達學精核數理者也作古史考以為作者妄記廢而不論余亦尤其生之異也然案六子之世子孫有國升降六代數千年間迭至霸王天將興之必有尤物乎若夫前志所

傳修已背坼而生禹簡狄割而生契歷代久遠莫足相證近魏黃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兒從右脇下水腹上出而平和自若數月割合母子無恙斯蓋近事之信也以今況古固知注記者之不妄也天地云為陰陽變化安可守之一端槩以常理乎詩云不坼不副無災無害原詩人之旨明古之婦人嘗有坼剖而產者矣又有因產而遇災害者故美其無害也

宋史河渠志熙寧十年七月乙丑河大決於澶州曹村澶淵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于梁山張澤樂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

海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齊鄆徐尤甚壞田逾三十萬頃

元和志兗州乾封縣汶水源出縣東北原山西南流經縣理南去縣三里又有北汶羸汶柴汶牟汶述汶皆源別而流同也

毛詩酌言獻之傳獻奏也箋云飲酒之禮既奏酒於賓乃薦羞酌言酢之傳酢報也箋云報者賓既卒爵洗而酌主人也酌言疇之傳疇道飲也箋云主人既卒酢爵又酌自飲卒爵復酌進賓猶今俗之勸酒

後魏書靈徵志高祖延興三年秋秀容郡婦人一產四男四產十六男

陳師道後山談叢郊城民妻有二十一子而雙生者七

陳第曰惟唐韓退之獨知五十八篇爲文字之祖故淮西碑法舜典也佛骨表法無逸也畫記法顧命也詞意竝佳遂成絕筆

金史河渠志都水監田櫟上言前代每遇古堤南決多經南北清河分流南清河北下有枯河數道河水流其中者長至七八分北清河乃濟水故道可容三二分而已

元史河渠志賈魯嘗言用物之效草雖至柔柔能狎水水漬之生泥泥與草并力重如硃然維持夾輔纜索之功實多

宋史河渠志徽宗宣和三年詔曰江淮漕運尚矣春秋時吳穿邗溝漢吳王濞開邗溝通道海陵隋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

王宗沐曰海州東海口在州東一十五里黃淮之正流於此入海安東縣張網海口在縣東北一百二十里黃淮之支流於此入海

金史食貨志黃河已移故道梁山灤水退地甚廣遣使安置屯田自是為平陸矣今東平州西十八里

有積水湖尚其遺跡

鉅野縣東五里有大野澤今涸為平陸其東偏為南

旺湖在汶上縣

水經注汶水西南逕桃鄉縣故城西世所謂鄆城也

按汶上縣東北四十里有桃城在汶水南東平州

東七十里有鄆城在汶水北酈氏合而一之非也

朽布衣病馬曰革傲慚教盛馬援骨留望與付昭王

自言擬鍾體也

黃宗羲今水經序曰余越人也以越水證之以曹娥

江為浦陽江以姚江為大江之奇分茗水出山陰

縣具區在餘姚縣沔水至餘姚入海皆錯誤之大

按水經注汶水西南逕桃鄉縣故城西王莽之鄆亭也世以此為鄆城非蓋自巨野之巨野也則此何嘗為桃鄉縣為鄆城乎百詩乃云鄆氏乃合而一之故注云之辨說而証前人之著述過矣一情識

崑山鍾傳淮國初有佳句曰偶窺社水鷺新發魚酒春風帛舊祀又魚腹好客獨眠客松毛穩臥不言人泳揚州破城云天寒老嫗哭毛人

者
 河水源出吐番朶甘思之南曰星宿海又名火墩腦
 兒其地在中國西南直四川馬湖府之正西三千
 餘里雲南麗江府之西北一千五百里較之崑崙
 胡名騰乞里塔者殆為近焉
 瓊海潮候天下之潮皆一日兩汛惟瓊海之潮半月
 東流半月西流潮之大小隨長短星不係日之盛
 衰

管晏列傳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索隱曰
 世本云莊仲山產敬仲夸吾夸吾產武子鳴鳴產
 桓子啓方啓方產成子孺孺產莊子盧盧產悼子

其夸其夸產襄子武武產景子耐步耐步產微凡
 十代世譜同

武安侯列傳蚡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漢
 書田蚡列傳作往來侍酒嬰所跪起如子姓師古
 曰姓生也言同子禮若已所生

郭璞山海經註曰諸水所出又與水經違錯以為凡
 山川或有同名而異實或同實而異名或一實而
 數名似是而非似非而是且歷代久遠古今變易
 語有楚夏名號不同未得詳也

景范湖廣總論曰以天下形勢言之則重在襄陽以
 東南形勢言之則重在武昌以一省形勢言之則

呂祖曰吳紀涉之聘魏
 也同馬昭問吳成備幾
 何曰西陵至江都二千七
 百里又問道里甚遠難
 為固守對曰雖界雖遠

而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
四猶人有八尺之軀其復
風寒不過數處身今
所謂險要必爭之地者不
過江陵武昌襄陽九江
江水原於岷江下夔峽
而抵荆楚則江陵為之
都會岷峽家尊漢東
漢為漢之河之上則襄
陽為之都會沅湘眾水
合洞庭之波而輸之於
江則武昌為之都會
豫章西與之而陽之
浸浩瀚吞納而匯于
滬口則九江為之都會
守江陵可以開蜀道守
襄陽可以振川峽守武
昌九江可以蔽全吳蜀
漢吳楚行而為一則
東南之守亦固矣
又曰徒單蓋都曰今
事已去方逃罪不暇
有以易髮髮奪人城

池以障外方乎後國止
卒不改髮髮以至於死
崔立之命命蒲察瑒
政易甲髮髮謂元此問
曰今日易中髮在東京
皆可以珍獨不可即自
縊死遼金制士人皆私
冠不類髮至元始戴
笠雞髮矣

重在荊州

唐書蔣乂列傳子係善屬文開成末為諫議大夫宰相李德裕惡李漢以係友壻出為桂管觀察使復坐漢貶唐州刺史

蛇繞牛口

西漢曰古者卿大夫五十不稱字別以伯仲天子稱同姓曰伯父叔父是稱也達於天下若去父止稱伯叔則是以長幼為次序而以父之彙第同於凡人之稱矣此後之失禮之甚者也

金輿服志金人之常服四帶巾盤領衣烏皮靴其束

帶曰吐鵲

蘇子瞻曰麻衣如再看墨水真可飲前輩虛心如此亦是實理

唐德宗以順宗子諲為第六子以孫為子今吳下多有之謂之過房

宋駙馬尚主多易其名使與父同行太宗之王貽永

李遵勗是也主偁曰英宗以前公主廢舅姑之禮

主壻輒升行次同諸父英宗特思所以釐正之至

神宗即位詔公主出降皆行舅姑禮

仁宗康定二年參知政事李若谷罷為資政殿大學

士提舉會靈觀宮觀置提舉自若谷始也

宋史張洎列傳上疏願棄靈武以省關西饋運太宗還其疏又先於仁宗

呂溱為翰林學士疏論宰相陳執中仁宗還其疏溱

請付執中令自辯還疏之事僅見於此

元以科目取士自延祐至元統凡七科而罷至正二

年復舉行至二十六年凡九科

唐命魏徵修隋書命長孫無忌修五代史志志成即

入隋書故隋書志兼齊周梁陳之事而李百藥令

狐德棻姚察父子遂不復贅四代之事於其史中

當時發凡起例必有成說也

鄭康成大司樂註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賈疏倍

文曰諷者謂不開讀之以聲節之曰誦者此亦皆

倍文但諷是直言之無吟咏誦則非直背文又為

吟咏以聲節之為異文王世子春誦夏弦註誦謂

歌樂歌樂即詩也以配樂而歌故云歌樂亦是以

聲節之

唐書路隋列傳初韓愈撰順宗實錄書禁中事為切

直宦豎不喜訾其非實帝詔隋刊正隋建言臣宗

閔臣僧儒謂史官李漢蔣係皆愈之壻不可參撰

俾臣得下筆臣謂不然且愈所書非已自出元和

以來相循逮今雖漢等以嫌無害公誼請條示甚

謬誤者付史官刊定有詔摘貞元永貞間數事為

失實餘不復改漢等亦不罷

魏書高允列傳允字伯恭渤海人晚以昔歲同徵零落將盡感逝懷人作徵士頌蓋止於應命者其有命而不至則闕焉頌末曰昔因朝命與之克諧披衿散想解帶舒懷此忻如昨存亡奄乖靜言思之中心九摧揮毫頌德潛爾增哀

龍門山在韓城縣東北八十里與山西河津縣分界北魏志梁山北有龍門山故龍門亦兼梁山之稱隋大業十三年李淵遣王長諧等自梁山濟營於河西以待大軍即龍門也

黃河在韓城縣東五十里自延安府宜川縣流入境

歷龍門口而下有禹門渡通山西河津縣寰宇記龍門山北有河口畧似龍門而不能通相傳鯀治水時所鑿績用弗成今名錯開河

龍門關在韓城縣東北龍門山後周時所立最為險阨或云關之下即禹門渡

晉書鄭沖列傳沖字文和滎陽開封人耽玩經史遂博究儒術及百家之言嘉平三年拜司空及高貴鄉公講尚書沖執經親授與侍中鄭小同俱被賞賜

東晉列傳哲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時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傳以相示哲曰此

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

舊唐書禮儀志天寶十載正月遣穎王府長史甘守默祭霍山應聖公始列爲五鎮

唐書李吉甫列傳魏田季安疾甚吉甫請任薛平爲義成節度使以重兵控邢洛因圖上河北險要所在帝張於浴堂門壁每議河北事必指吉甫曰朕日按圖信如卿料矣

羊祜列傳祜以孟獻營武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爲晉有自是前後降者不絕

高山尋雲霓深谷肆無景東馬懸車然後得濟謂蜀利瑪竇幾何原本序曰我避難難自長大我迎難難自消微

賈氏儀禮疏曰宮必有碑案士昏禮聘禮云三揖鄭註皆云入門將曲揖旣北面揖當碑揖則大夫上廟內皆有碑鄉飲酒鄉射言三揖則庠序之內亦有碑據祭義旣入廟門麗于碑則諸侯廟內有碑明矣但生人寢內不見有廟碑兩君相朝燕在寢豈不三揖乎明亦當有碑矣碑所以識日景觀碑景邪正以知日之早晚也宮廟之碑用石爲之葬碑取縣繩縶暫時之間往來運載當用木而已

張鶴騰曰條鞭之法始於大理白公棟創之東阿後
司國計者以爲便遂著爲令甲山陬海澨罔不畫
然一囊於此法

涇野呂氏曰鹽池之成以大河北自蒲州折而東向
轉曲之間漸漬畜匯有此奧衍今陝西花馬池鹽
亦近黃河折流之處理或然也故唐博士崔敖曰
鹽池乃黃河陰潛之功浸淫中條融爲巨浸蓋有
所見矣

解州志曰解鹽池堯時洪水方殷池尚淤泥禹貢鹽
絺但見青州周官有監鹽謂不煉治而成蓄解鹽
也故圖經引穆天子傳有安邑觀鹽池之語

元和志魯城縣

大海在縣東九十里

在滄州北一百里即漢章

武縣也滄州東北至天津一百八十里

南史顧歡曰若謂黃老雖久而濫在釋前是呂尚盜
陳恒之齊劉季竊王莽之漢也

潛邱語以禹貢行河以洪範察變以春秋斷獄或以
之出使以甫刑校律令條法以三百五篇當諫書
以周官致太平以禮爲服制以興太平斯真可謂
之經術矣

唐書姚宋列傳贊曰唐史臣稱姚崇善應變以成天
下之務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
歸于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興也

宋璟列傳張嘉貞後為相閱堂按見其危言切議未嘗不失聲歎息

張嘉貞列傳對玄宗曰昔馬周起徒步謁人主血氣方壯太宗用之能盡其才甫五十八卒年四十八而沒向

使用少晚則無及已陛下不以臣不肖必用之要及其時後衰無能為也且百年壽孰為至者臣常恐先朝露死溝壑誠得效萬一無負陛下足矣

馮山公景曰王勃卒當在高宗上元元二

唐書儒學列傳元澹以字顯字行遷通事舍人狄仁

傑器之嘗謂仁傑曰下之事上譬富家儲積以自資也脯腊腍胰以供滋膳參朮芝桂以防疾疢

下充旨味者多矣願以小人備一藥石可乎仁傑笑曰君正吾藥籠中物不可一日無也

元行沖釋疑曰王肅規鄭玄數千百條鄭學馬昭詆劾肅短詔遣博士張融按經問詰融推處是非而肅酬對疲於歲時

南史張融列傳融有孝義忌月三旬不聽樂世說新語注桓玄不立忌日止立忌時

歷代名畫記盧鴻一名浩然高士也新唐書隱逸傳作盧鴻字顯然楊升菴妄引尸子以為鴻一其名也綱目書徵處士盧鴻鴻下脫一字竟以鴻為單名脫誤如此

通鑑祖述與劉琨俱爲司州主簿同寢中夜聞雞鳴
楚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晉書祖述列傳作
荒雞唐韻正古也與邪通用晉書魏舒傳有主人
婦夜產俄聞有車馬之聲相問曰男也女也
唐書王璵列傳玄宗在位久璵專以祠解中帝意漢
以來葬喪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寓錢爲鬼
事至是璵乃用之

唐書百官志五經博士各二人掌以其經之學教國
子周易尚書毛詩左氏春秋禮記爲五經

宋白曰華陰分秦晉之境邊晉之西則曰陰晉邊秦
之東則曰寧秦

胡三省通鑑註曰平原本齊地高帝置郡禹疏九河
皆在平原渤海郡界

又曰終南山橫亘關中南面西起秦隴東徹藍田凡
雍岐鄠鄆長安萬年相去且八百里而連綿峙據
一其南者皆此一山也

古今人表敷手舜妹說文作敷首舜女弟名
唐書虞世南越州餘姚人出繼叔陳中書侍郎寄之
後故字伯施父荔兄世基

嘉靖三年五星聚於營室司天樂護上言星聚非大
福即大禍聚房周昌聚箕齊霸漢興聚五井宋盛
聚奎天寶聚尾祿山亂占曰天下兵謀星聚營室

春秋長歷論曰書易所謂言當順天以求合非為合以驗天者也

宋書天文志星傳曰四星若合是謂太湯其國兵喪竝起君子憂小人流五星若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王者奄有四方無德受罰離其國家滅其宗廟今按遺文所存五星聚者有三周漢以王齊以霸周將伐殷五星聚房齊桓將霸五齊則永終矣伯率無更紀之事是則五星聚有不易行者矣

四星聚者有九漢光武平帝元始四年四晉元帝懷帝永嘉六年竝中興而魏漢獻帝初平元年四安二十二年宋晉孝武太元十九年安帝義竝更四星又聚熙三年九年四星各一聚

紀是則四星聚有以易行者矣

晉安帝義熙三年二月癸亥熒惑填星太白辰星聚於奎婁從填星也九年二月壬辰歲星熒惑填星太白聚于東井從歲星也

唐書天文志宋元嘉中南征林邑五月立表望之日在表北交州影在表南三寸林邑九寸一分交州去洛水陸之路九千里蓋山川回折使之然以表考其弦當五千乎

又曰天寶九載八月五星聚于尾箕熒惑先至而又先去尾箕燕分也占曰有德則慶無德則殃王勃列傳崔昌請承周漢廢周隋為閏集公卿議可

否集賢學士衛包起居舍人閻伯璵上表曰都堂
集議之夕四星聚於尾天意昭然矣天寶中

隋書律歷志開皇以古斗三升為一升古稱三斤為
一斤大業中依復古

竹書紀年堯元年景子

晉書歷志劉洪為乾象歷獻帝建安元年鄭玄受其
法以為窮幽極微又加注釋焉

書疏云衡即古橫字漳水橫流入河故曰橫漳鄭康
成亦云橫漳漳水橫流深州志黃河北流漳水

東注之河縱而漳橫故曰橫漳

歐陽修嘗謂開河如放火不開如失火與其勞人不

如勿開

任伯雨奏禹之治水不獨行所無事亦未嘗不因其
變以導之蓋河流混濁泥沙相半流行既久迤邐
淤澱則久而必決者勢也或北而東或東而北亦
安可以人力制哉為今之策正宜因其所向寬立
堤防約攔水勢使不至大段漫流而已

漳河源於西山由磁洛州南入冀州新河鎮與胡盧

河即大陸非也備錄葫蘆河在寧晉縣東南二十
里連大陸澤判然二處在新河縣又似一處云
合流其後變徙入于大河神宗熙寧

三年詔程昉王廣廉相視四年開修

太原府草澤史守一修晉祠水利溉田六百餘頃

元豐元年二府奏事語及淤田之利帝曰大河源深
流長皆山川膏腴滲漉故灌溉民田可以變斥鹵
而爲肥沃朕取淤土親嘗極爲潤膩
熙寧九年劉瑾言楚州寶應縣泥港射馬港山陽縣
渡塘溝龍興浦淮陰縣青州澗等可興置欲令逐
路轉運司選官覆按從之

侯一元曰蓋志有難者八焉不詳即事不該而米鹽
詳之則蕪不簡則要不舉而太簡則傷畧舉其大
則見以爲不勤小物忽羸豕弛童牛而細故毛舉
則謂之不知類遠古之事傳之則忽荒芒昧近於
誣而不傳即羊去而禮亡文不酌諸古則不雅醇

而古則遠于俗而不適于用當世之顯人善而傳
之則有官盛之嫌而置之則無以示至公不善不
諱則怨興而改枋頭則傷於直筆章而不微則戾
周身之防而微之則或不習其讀而無以鏡後故
志所以難者也

元史河渠志序昔禹堙洪水疏九河陂九澤以開萬
世之利而周禮地官之屬所載豬防溝遂之法甚
詳當是之時天下蓋無適而非水利也自先王疆
理井田之制壞而後水利之說興魏史起鑿漳河
秦鄭國引涇水漢鄭當時王延世輩或獻議穿漕
渠或建策防水決是數君子者皆嘗試其術而卒

有成功太史公河渠一書猶可考自時厥後凡好事喜功之徒率多爲興利之言而其患顧有不可勝言者矣

唐書選舉志凡禮記春秋左氏傳爲大經詩周禮儀禮爲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傳穀梁傳爲小經通二經者大經小經各一若中經二通三經者大經中經小經各一通五經者大經皆通餘經各一孝經論語皆兼通之凡治孝經論語共限一歲尚書公羊傳穀梁傳各一歲半易詩周禮儀禮各二歲禮記左氏傳各三歲

寶應二年禮部侍郎楊綰上疏言請以論語孝經孟

子兼爲一經未行

李德裕對武宗曰臣無名第不當非進士然臣祖天寶末以仕進無他岐勉彊隨計一舉登第自後家不置文選蓋惡其不根藝實

唐韓愈將到韶州先寄張端公使君借圖經詩曲江山水聞來久恐不知名訪每難願借圖經將入界每逢佳處便開看

古北口外舊有小興州大興州宜興縣鳳州等處宋蘇轍古北道中詩亂山環合疑無路小徑縈迴長傍溪彷彿夢中尋蜀道興州東谷鳳州西明初隸版圖永樂中棄大寧淪沙漠矣

唐會要諸州圖每三年一送職方建中元年改至五年一造送宋故事諸州貢地圖初以閏爲限名閏年圖淳化四年詔自今再閏一造明洪武六年猶命各行省每于閏年繪圖以獻

洪武三年二月癸酉上命中書省臣凡行郊祀禮以天下戶口錢糧之籍陳于臺下祭畢收入內庫藏之

元和志晉澤在晉陽縣西南六里隋開皇六年引晉水溉稻田周迴四十一里

通典枯絳渠在經城縣界在絳水之東者古兗州域絳水之西則古冀州域也經城縣在今順德府廣

宗縣東二十里

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沈東至溫縣西北爲濟水又南當鞏之北南入于河入河而南截度河南岸溢榮澤今無水成平地

括地志榮陽城在今榮澤縣西南十七里殷之敖地也亦曰傲在敖山之陽戰國時韓曰榮陽

榮澤在榮澤縣治南今縣本禹貢溢爲榮之地敖山在河陰縣西二十里皇甫謐曰仲丁自亳徙囂即敖也

鞏城在今鞏縣西南三十里周鞏伯邑漢置縣隋大業初方移治洛口今縣治也在河南府東一百三

十里東至鄭州汜水縣六十里北至懷慶府溫縣二十五里

故溫城在今溫縣西南三十里周畿內國漢置縣於此唐方徙今治在懷慶府東南五十里又東南至鄭州汜水縣二十五里

晉書地理志古者有分土而無分民若乃大者跨州連郡小則十有餘城以戶口爲差降畧封疆之遠近所謂分民自漢始也

今水經曰黑龍江入松花江松花江入混同江混同江入海此語不確再考

又曰大江過城陵磯下合洞庭諸水逕岳州府臨湘

縣其流清者爲洞庭濁者爲大江四鎮之增爲五也自隋開皇間始

梁天監六年詔曰頃代以來元日朝畢次會羣臣則移就西壁下東向坐求之古義王者燕萬國唯應南面何更居東面於是御座南向以西方爲上皇太子以下在北壁坐者悉西邊東向尚書令以下在南方坐者悉東邊西向舊元日御座東向酒壺在東壁下御座旣南向乃詔壺於南蘭下

凡舄唯冕服及其服著之履則諸服皆用唯褶服以靴靴履也取便於事施於戎服

袴褶之制未詳所起近代服以從戎今纂嚴則文武

百官咸服之車駕親戎則縛袴不舒散也
劉子玄曰議者以祕閣梁南郊圖有衣冠乘馬者此
圖後人所爲也古今圖畫多矣如畫群公祖二疎
而有曳芒屨者畫昭君入匈奴而婦人有施帷冒
者夫芒屨出于水鄉非京華所爲帷冒創于隋代
非漢宮所用豈可因二畫以爲故實乎謂乘馬衣
冠宜省

宣和四年契丹平州始歸宋

南史謝靈運列傳會稽太守孟顛事佛精懇而爲靈
運所輕嘗謂顛曰得道應須慧業丈人生天當在
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顛深恨此言

杜預手所定左傳齊武帝以賜晉安王子懋曰知汝
所好也

梁蕭琛得班固漢書序傳真本云是三輔舊書

沈約於郊居宅閣齋請王筠爲草木十詠書之壁皆
直寫文辭不加篇題約謂人曰此詩指物程形無
假題署

沈約嘗語人曰吾少好百家之言身爲四代之史自
開闢以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
也

崔慰祖好學聚書至萬卷鄰里年少好事者來從假
借日數十表慰祖親自取與未嘗爲辭

陶弘景以算推知漢熹平三年丁丑冬至加時在日
中而天實以乙亥冬至加時在夜半凡差三十八
刻是漢歷後天二日十二刻也

王敬則曰臣知何物科法見背後有節便言應得殺
人

子瞻云詩以奇趣爲宗反常合道爲趣

皎然詩式云作詩須知變復之道蓋以返古爲復不
滯爲變也

三百篇中清廟文王等專爲樂而作詩關雎鹿鳴等
先有詩而後入于樂

朱子盡去舊序但據經文以爲註使三百篇盡出於
賦乃可安得據比興之辭以求遠古之事乎宋人
不知比興小則爲害於唐體大則爲害於三百
詩而有境有情則自有人在其中
必不孤起仗境方生

唐詩能融景入情寄情於景

施愚山曰今人祇是做韻誰人做詩

四賓主者一主中主如一家唯有一主翁也二主中
賓如主翁之妻妾兒孫奴婢即主翁之分身以主
內事者也三賓中主如主翁之朋友親戚任主翁
之外事者也四賓中賓如朋友之朋友與主翁無
涉者也於四者中除却賓中賓而主中主亦只一

見唯以賓中主鈞動主中賓而成文章八大家無不然也

煨者有冷鎚於成刀劍後細密加鎚也精鐵得此愈見堅利毛鐵則破碎註釋詩文之冷鎚也有意則得註精彩倍加無意則破碎

元和郡縣圖志寧州定平縣隋大業十年於此築城置棗社驛

故鉏城在滑州衛南縣東十五里左氏后羿自鉏遷于窮石是也

泗州宿遷縣淮水入縣境南與楚州山陽縣分中流為界

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六斛四斗曰鍾計道路所費凡用百九十二斛乃致一石

解縣與安邑縣鹽池總謂之兩池官置使以領之每歲收利納一百六十萬貫

郭林宗墳在汾州介休縣東三里周武帝時除天下碑唯林宗碑詔特留

古諺曰襄陽無西以其西逼萬山即無東以其東逼漢江界促近也

裴秀曰漢氏釋淮水改秩漢水為四瀆以其國所氏湯居亳與葛為鄰寰宇記曰相去八十里
元和志開元十五年李商隱奏重置蠻州

中受降城唐景龍中張仁愿於黃河北岸置賈耽古
今述曰以地理求之前代九原郡城也

漢書有滎陽漕渠如淳曰磔礫溪口是也

中牟縣西北七里有圃田澤范守已據穆天子傳以
為自洧川之北直抵中牟之西東連尉氏西接新
鄭周迴三百餘里總謂之圃田穆天子傳天子次
于軍邱以畋于藪鄭詩叔在藪火烈具舉而左傳
所云取人于萑苻之澤是皆其地矣今中牟得其
地什之四洧川尉氏各什之三

大學衍義補曰周以前河之勢自西而東而北漢以
後河之勢自西而北而東宋以後迄于今則自西

而東而又之南矣

洪武十八年三十一年及永樂初年皆詔令河南山
東等處荒田許民儘力開墾永不起科

宋紹興二十一年知臨江軍王伯淮奏曰清江縣有
稅錢四十餘貫苗米四百餘石人煙田產竝在高
安經界既定兩縣隨產認稅于是清江有稅無田
高安有田無稅清江不免以無田之稅增均于原
額之田高安即以無稅之田減均于原額之稅是
高安得偏輕之利清江得偏重之害矣

曲洧新聞曰雒陽西至新安道路平曠自新安西至
潼關殆四百里重岡疊阜連綿不絕終日走碛中

澤丘答言卷二
三
亡方軌列騎處其間硤石及靈寶闖鄉間尤爲險
要古之峭函在此真所謂百二重關也周在東不
能西禦秦唐在西不能東禦祿山悲夫

懷慶府知府紀誠疏曰如西華縣志洪武二十四年
在冊地止一千九百九十四頃有奇嘉靖十一年
新丈地一萬九千七百七十頃有奇永城縣原地
一千五百三十頃有奇嘉靖十一年新丈出二萬
六千六百一十九頃有奇二縣如此他縣可知是
土地實增倍於其舊則糧宜增而不增而顧以其
糧分灑之此輕者益見其輕也至河內縣原編戶
一百二十餘里今併爲八十三里修武縣原編戶

六十里今併爲二十九里他縣亦皆類是人逃而
地漸荒則土地已非其舊夫糧宜減而不減而復
以其糧包賠之此重者益重無怪乎懷慶之民日
困征輸而卒無以自安也

渦河在淮之南商船自淮入渦至河南祥符縣銅瓦

廂在縣西北二十五里以達陽武陽武去衛河只六十里此

元人陸運之故道也倘漕河中梗河道未能遽復
而又不經黃河之險此亦備急之一策也

玉堂嘉話王黃華論汴河前宋以洛河入汴爲京西
漕路其後黃河徙南洛水舊道斷絕今汴河名存
其實止是京索須三水自滎澤南入汴河故道行

流

扶溝縣志田土以二百四十步爲一畝買地賣地準此上冊徵糧則以三畝七分六釐五毫爲一畝蒲州東南一百二十里有永樂城後周置郡唐爲縣越王句踐世家越王曰夏路以左劉氏云楚適諸夏路出方城人向北行以西爲左故云夏路以左括地志故長城在鄧州內鄉縣東七十五里南入穰縣北連翼望山無土之處累石爲楚固襄王控霸南土爭疆中國多築列城於北方以適華夏號爲方城一後生問鄧文潔作文之法曰文字須說得汝心明

白

唐書李密列傳武德元年詔密以本兵就黎陽密馳驛東至稠桑驛

布八十縷爲升升登也登成也凡織經之法皆縷縷相登上乃成縉布

尚書疏古之贖罪者皆用銅漢始改用黃金但少其斤兩令與銅相敵孔安國傳金作贖刑曰金黃金自非疏復附會黃金黃鐵皆銅也尤非

程大昌禹貢論曰孔穎達謂江南人呼水無大小皆曰江此特後世語耳古何嘗有是歟經自岷江以外無得名江者漢水之大幾與江埒其未入江也

止得名漢不得名江安有尋陽間九小流者方趨江未至而肯以江命之乎不獨江也淮河濟三名者其正派得之外此無有混言者濟之於河猶不得附借其名而江漢分枝僅得目爲沱潛其嚴於名稱大抵如此

又曰太湖一湖而得名五湖昭餘祁一澤而得名九澤晁氏謂未易可以必其得數之因其說通也

語類謂禹貢曰竊意當時治水事畢却總作此一書故自冀州帝畿始如今人方丈量畢總作一門單耳南方殊不見禹施工處當時只分遣官屬而不了事底記述得文字不整齊耳

括地志漢張良墓在徐州沛縣東六十五里與留城相近也故留城在徐州沛縣東南五十五里今城內有張良廟

朽布衣吳先生自誦其詩曰遊客倦懷如晚醉老人新句似秋花將出京作心栽檠樹春仍苦淚滾珠光夜亦明叅禪未得手作

志稱漢中入關之道有三而入蜀中之道有二所謂一入關中之道三者一曰褒斜道二曰儻駱道三曰子午道也所謂入蜀中之道二者一曰金牛道二曰米倉關道也今由關中以趨漢中由漢中以趨蜀中者謂之棧道其北道即古之褒斜南道即古

之金牛而子午儻駱以及米倉之道用之者或鮮矣

隴山在隴州西北六十里即隴坂也又小隴山在州西八十里一名關山以近隴關即大震而名也山長八十里路通臨鞏

天井山在隴州南百里

金門山在隴州南四十里其山如門渭水經焉

太白山在乾州武功縣西南九十里亦謂之太一山五經要義武功有太一山一名終南蓋終南南山之總名也張衡西京賦云終南太一是則非一山矣山接郿縣及盩厔縣界北去長安三百里故俗

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六典關內道名山曰太白柳宗元云其地寒冰雪積之未嘗已又南十里爲武功山杜彥達曰太白南連武功最爲秀傑冬夏積雪望之皓然故云太白也軍行山下不得鳴鼓角鳴則風雨暴至又山半有橫雲如瀑布則澍雨諺云南山瀑布非朝即暮是也

惇物山在武功縣東南二百里漢志注縣東有垂山古文以爲敦物孔氏曰敦物即太華山似誤

武關在商州東八十里輿程記自武關西北行四百十里至藍田縣皆行山中至藍田始出險就平云

岐陽廢縣在岐山縣東北五十里唐貞觀七年置周
太王居岐之陽即此

岐山在岐山縣東北十里一名天柱山其峯高峻狀
若柱然六典關內道名山曰岐山俗名鳳凰堆山
之南周原在焉即太王所居詩周原膺膺是也志
云原東西橫亘肥美寬平在今縣東北四十里
陽平關在寧羗州東北九十里亦曰陽安關

宋白曰自興元東北至長安取駱谷路不過六百五
十二里是往來之道莫便於駱谷也而五季以來
駱谷漸成荒塞何歟

鄭曉解大野既豬曰由是上源之來是澤有以受之

下流之去是澤有以泄之始得而豬矣

解揚州曰今按地勢山起于西北澤匯于東南東南
地卑萬水所湊揚州是也彭蠡在揚州西南合江
南江東江西諸水以爲澤三江在揚州東南分東
江松江婁江諸水以爲名

解浮于江沱潛漢曰禹貢之記貢道者如記二水曰
浮于淮泗非謂近泗之地必由淮入泗也此荊州
近于漢者則徑浮于漢不必自江而入漢也近于
潛者則徑浮于潛而入漢亦不必自江也沱自華
容縣出于江入于沔沔即漢也由江入沱由沱入
漢一路也潛自漢出至潛江縣入于江由江入潛

由潛入漢一路也

又曰江至東陵而北合于漢漢至大別而南入于江
吾學編王恕字宗貫三原人正統戊辰進士官吏部
尚書謚端毅年九十矣猶考論著述言動必揆矩
度嘗言我垂老方理會學問卒年九十三子承裕
官南京戶部尚書謚康僖

項羽本紀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沛公北嚮
坐詳敘各坐次不是閒話總爲下文項莊欲擊沛
公於坐項伯以身翼蔽沛公兩劍舞地耳使沛公
項王竝坐便有投鼠忌器之事不得擊殺之張良
西嚮侍非立也仍是坐不言坐者承上文此有二

證一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一樊噲傳
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是也

他石錄外編儒辯第二十五曰六經多被混亂尤甚
者易易中尤甚者先天八卦夫卦之方位帝出乎
震章八方有明文天地定位章不言八方蓋謂有
天上地下之否而亦有地上天下之泰八卦相盪
以成六十四卦也逆數者卜筮而前知吉凶也先
天之文見於乾卦先讀去聲非邵子之所謂也愚
嘗得張平叔悟真篇之傳於方外士其意與邵子
之圖適合離東者移火於木位東二南二同成五
也坎西者移水於金位北一西將四共之也乾南

坤北者移坎之中實以填離之中虛而成金丹三家相見結嬰兒也巽居西南坤位以長女合老陰黃婆也艮居西北乾位以少男合老陽築基也兌居東南巽位以少女合長女隱寓二七於其中鼎器也震居東北艮位以長男合少男隱寓二八於其中藥物也其於數往知來遙寓順則成人逆則仙也易道無所不包何獨丹法凡醫藥相地三命等無不倚之以立言而離於文王處憂患孔子無大過之意即非儒道之易希夸仙也不妨以丹道說易邵子交於二程何可出此考亭於丹道麤有所見不同佛道之茫然是以手注魏伯陽之叅同契見邵子之圖欣然會心入之本義而不計丹道可以倚易易不爲丹道作也本義之混濫者多矣以天地定位章爲第一

說苑君道篇郭隗曰今王將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廝役之材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禮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材至矣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傅之材至矣

孔安國曰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爲幽州并州分青州爲營州始置十二州馬融曰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并州燕齊遼遠分燕置

幽州分齊置營州金履祥曰分冀州自衛水以北
為并州醫無閭之地為幽州碣石以東接青州之
北為營州是為十有二州焉

洹詞曰理之常新隔世可推事之成陳跬步莫得
陸象山有言自顏子沒而夫子之傳亡近時學者述
之

河渠書禹功施于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
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文穎
曰即今官渡水也蓋為二流一南經陽武為官渡
水一東經大梁城即河溝今之汴河是也

韓邦奇曰古時汜泗皆在河之東南故灘入泗今河

徙而南灘在河西泗在河東灘為河截斷不復能
入泗矣

王氏炎曰王莽時河行漯川大河不行於大伾之北
而遂行於相魏之南則山澤在河之瀕者支川與
河之相貫者悉皆易位而與禹貢不合矣

肇域記滎陽縣北三十里有鴻溝應劭曰鴻溝在滎
陽故城在滎澤東南二十里

河渠書索隱引張華云大梁城在浚儀縣此縣西北
渠水東經此城南又北屈分為二渠其一渠東南
流是始皇所鑿引河水以灌大梁謂之鴻溝楚漢
會此處也其一渠東經陽武縣南為官渡水

閩陳第曰相鼠似鼠頗大能人立見人則立舉其前
兩足若拱揖然愚於薊門山寺見之僧曰此相鼠
也及檢埤雅已有載矣蓋見人若拱似有禮儀詩
之所以起興也今注曰相視也鼠蟲之可賤惡者
意義索然按說文引此詩亦以相為視誤也久矣
鹽法考成化年間戶部尚書葉淇言商人輸粟二斗
五升是以銀五分得鹽一引也請更其法課輸銀
于運司銀四錢支鹽一引可得粟二石是以一引
之鹽坐致八倍之利且商人銀納運司道近而便
安是上下交利之道奏可於是商人引鹽悉輸銀
于運司類解戶部鹽銀歲驟增至百萬餘兩諸商

墾田塞下者悉撤業歸西北商或徙家于淮以便
鹽而邊地為墟粟踊貴石至直五兩時議者屢言
虛邊儲而實太倉非計顧歲所增入當數十郡一
歲錢穀之數而縣官經費日繁即緩急可以支應
慮不能捐目前厚利以深惟邊計欲復如祖宗時
盡輸粟塞下及薄取八分之利必不可得矣
寶應縣志運河隄自黃浦至界首長八十里即唐李

吉甫所築平津堰也

唯城故城在今南平縣東南門曰堰澤明括地志宋東城南明曰澤門
邵二泉禹貢岷山導江之簡曰江漢水漲彭蠡鬱不

流逆為巨浸無仰其入而有賴其遏彼不遏則此
不積所謂匯也者如此故曰北會于匯匯言其外

也蠡言其內也于匯不于彭蠡勢則然也蓋實志也江水濬發最在上流其次則漢自北入其次則彭蠡自南入三水竝持而東則江爲中江漢爲南江彭蠡所入爲北江可知已非判然異派之謂也且江漢之合茫然一水唯見其爲江也不見其漢也故曰中江曰北江然其勢則相敵也故曰江漢朝宗凡集傳謂經誤者非是餘干張克修云寶亦云

王禕子充水經序曰經云江水東逕永安宮南則昭烈託孤於武侯之地也又其言北縣名多曹氏時置南縣名多孫氏時置是又若三國以後人所爲

也又曰意者桑欽本成帝時人實爲此書及郭酈二氏爲傳注咸附益之而璞晉人道元後魏人也

王子充曰十二野所以分天之綱者也其要在明乎纏度而已九州所以分地之紀者也其要在明乎疆界而已

唐書白居易傳贊曰杜牧謂其詩纖豔不逞非莊士雅人所爲流傳人間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媒語入人肌骨不可去蓋救所失不得不云

王忠文公集蘇友龍小傳屢稱老泉爲文公蓋不可誣也



原件短缺

P54

方輿勝覽禹貢梁州之山四岷嶓蔡蒙西山皆岷北
山皆嶓南山皆蒙也

王存上九域志表曰郡名之下附以氏族所出以禹
貢周官考之皆無其文且非當世先務茲不復著
國朝以來州縣廢置與夫鎮戍城堡之名山澤虞
衡之利前書所畧則謹志之至於道里廣輪之數
昔人罕得其詳今則凡一州之內首敘州封次及
旁郡彼此互舉弗相混殺

析支在河州西南徼外禹貢雍州有崑崙析支應劭
曰析支在河關西南千餘里羌人所居謂之河曲
羌後漢西羌傳自河關之西濱於賜支至於河首

善防者水淫之蓋謂上水湍流峻急則自然下水
泥沙漱去矣

錢有威曰昔周夏二公治水吳中民初不便詢諸父
老父老對曰相公開河功多怨多千載之後功在
怨磨二公斷而行之功施到今

屠隆曰昔人之推水學者曰邾亶曰單錡邾亶詳于
治田單錡詳于治水無而用之水政舉矣

歸子顧請治吳松江疏宋時江面原闊九里可敵千
浦故與錢塘揚子竝稱三江

今四川廣安大竹渠縣鄰水巴州通江南江達州東
鄉太平凡十州縣皆漢宕渠縣地而故城則在渠

縣至今營山縣界有宕渠廢縣乃梁置非漢縣也
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陳朽布衣欲易堂堂爲
寂寂

唐書高崇文列傳始崇文選兵五千常若寇至至是
卯漏受命辰巳出師器良械完無一不具

藩鎮魏博列傳田承嗣爲賊前驅嘗大雪祿山按行
諸屯至其營若無人已而擐甲列卒閱所籍不缺
一人祿山異其能使守潁川

舊唐書地理志海州東海縣縣治鬱州四面環海

又曰自至德後中原多故襄鄧百姓兩京衣冠盡投
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乃置荆南節度使上

元元年九月置南都以荆州爲江陵府

又曰荆南節度使劍南西川節度使淮南節度使皆
使親王領之

又曰東京在西京之東八百五十里

又曰武德三年置瓜州五年改曰西沙州皆治三危
山在縣東南二十里

又曰沙州壽昌壽漢龍勒縣地陽關在縣西六里玉
門關在縣西北一百一十八里

又曰武州將利縣今階秦漢白馬氏之地漢置武都

郡并縣愚按元和志將利縣本漢羌道縣地非武
都縣地也後魏宣武帝於武都鎮城仙陵山之東復置

武都郡廢帝改曰武州唐因之

肅明曰景范云均州禹貢雍豫二州境最合為不知者將雍改作荆非也

肅明又細考均州為雍豫二州境亦非蓋唐宋之均

州自為郡兼領鄖鄉即今鄖縣鄖西縣地也此二

縣與商州上津縣此指唐接界謂之雍豫二境則可

今均州屬襄陽府而明成化間別以鄖縣置鄖陽

府則此州直為豫州之地不得言二州之境也鄖

及鄖西亦當屬豫其漢南諸縣則荆也

宋史梅堯臣傳工為詩嘗語人曰凡詩意新語工得

前人所未到者斯為善矣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

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為至也世以為

知言

後漢書樊儵傳言郡國舉孝廉率取年少能報恩者

當時即有此說

宋陳瑩中言使王氏之門有負恩之士則漢之宗社

不至於亡其言可感

栢市不聞輿地詩四海一身百體九州如个東北枕足踏西南陬晉書謝靈運不知

趙武牛在波龍浮刑得馬稱尊當生於成公元二年間抄本此條在卷二末

蘇子瞻書傳民至愚而不可欺凡其所毀譽天且以是為聰明而況人君乎抄本此條在卷末

賀黃公誦王次回二句云舞鬢溜釵鬆翡翠歌唇嘗

酒濕珊瑚

隋書禮儀志云梁武帝引孔安國傳尚書山龍華蟲
曰華者花也今傳無此語

荀子成相篇讓賢推德天下治

周官

隋書經籍志自後漢佛法行於中國又得西域胡書
能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義廣謂之婆羅門
書

蔡傳賈逵說文羿帝嚳射官按說文古諸侯也一曰
射師

蔡傳屈原曰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
也

荀子君道篇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

荀子堯問篇其中歸之言也曰諸侯自爲得師者

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已若者亡

蔡傳伊姓尹字也

史記殷本紀湯乃改正朔易服色上白朝會以晝

聽其言也厲鄭註曰厲嚴正無確字解夫子哂之馬

註曰哂笑無微笑也之解以杖叩其脛孔註曰叩

擊也無微擊之解大抵集註多傳會

士喪禮升公卿大夫繼主人東上乃斂註公大國之

孤四命也春秋傳吾公在壑谷

燕禮若有諸公則先卿獻之鄭註諸公者謂大國之
孤也孤一人言諸者容牧有三監鄉飲酒禮諸公

大夫鄭註大國有孤四命謂之公賈疏謂之公者
若天子有三公也

喪服君傳曰君至尊也鄭註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
地者皆曰君賈疏士無臣雖有地不得君稱
喪服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鄭註士卿
士也公卿大夫厭於天子諸侯賈疏鄭解公卿大
夫天子諸侯竝言之者欲見天子諸侯下皆有公
卿大夫公卿大夫下皆有貴臣衆臣耳

喪服公妾賈疏公謂五等諸侯皆有八妾

喪服傳曰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
檀弓下公之喪孔疏公者五等諸侯也

蔡傳築居也案說文築擣也凡土功曰築

傳成上書竊謂奢侈之費甚於天災

與毛氏季子論子程子曰陳藹公論顏回范氏子論
大學俱在長留天地間條後

摯虞表喪服一卷卷不盈握而爭說紛然未有知其
所由來者也孔疏上古云喪期無數謂無葬練祥
之數其喪父母之哀猶三年也故堯崩云如喪考
妣三載則知堯以前喪考妣已三年但不知定在
何時

長樂教繼公儀禮集說序云周公此書乃爲侯國而
作也而王朝之禮不與焉何以知其然也書中十

七篇冠昏相見鄉飲鄉射士喪既夕士虞特牲饋食凡九篇皆言侯國之士禮少牢饋食上下二篇皆言侯國之大夫禮聘食燕大射四篇皆言諸侯之禮惟覲禮一篇則言諸侯朝天子之禮然至於諸侯而言也喪服篇中言諸侯及公子大夫士之服詳矣其間雖有諸侯與諸侯之大夫爲天子之服然亦皆主於諸侯與其大夫而言也由是觀之則此書決爲侯國之書無疑矣

又云或曰此十七篇爲侯國之書固也豈其本數但如是而已乎抑或有亡逸而不具者乎曰是不可知也但以經文與其禮之類攷之恐其篇數本不

止此也是經之言士禮特詳其於大夫則但見其祭禮耳而其昏禮喪禮則無聞焉此必其亡逸者也公食大夫禮云設洗如饗謂如其公饗大夫之禮也而今之經乃無是禮焉則是逸之也明矣又諸侯之有覲禮但用於王朝耳若其邦交亦當有相朝相饗相食之禮又諸侯亦當有喪禮祭禮而今皆無聞焉是亦其亡逸者也然此但以經之所嘗言禮之所可推者而知之也而況其間又有不盡然者乎由此言之則是經之篇數本不止於十七亦可見矣

林畊字耕叟淳祐辛丑進士衡州州學教授少穎先

生之孫也曰虛齋今文昌趙公做朱文公辯孔安

國書著本旨畊得互相詰難

南史張紘傳紘嘗曰自古有國有家者威嚴倚德政以比隆威也非其治多不莊者後漢書荀爽傳對策曰漢制使天下誦孝經

雜記下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疏女子出適為父

母期而云三年者以本親言也

左傳昭七年故王臣公孔疏公者五等諸侯之總名

唐太宗曰王者以天下為家何必物在陵中乃為已

有

范祖禹曰藏金玉於山陵是為大盜積而標示其處

也豈不殆哉

通典魏代或問高堂隆曰案逸禮藏主之處似在堂

上壁中

魏書禮志清河王懌議曰孔悝反祏載之左史饋食

設主著於逸禮

邱瓊山曰周尺比今鈔尺六寸四分弱鈔尺者其長

準大明通行寶鈔也今裁縫尺近之

朱子曰府君夫人自漢以來為尊神之通稱漢碑已

如此

史記高祖本紀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

羽決勝垓下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

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

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

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大敗垓下漢書高
帝紀止云十二月圍羽垓下而已

呂氏春秋序時人無能增損者誘以爲時人非不能
也蓋憚相國畏其勢耳

顧涇陽曰格物只是辯箇本末要學者認得人分已
分清楚此是學問大關頭一是百是一錯百錯

按室中東南隅謂之窻窻少右開戶戶半門也西南
隅謂之奧奧少左開牖牖穿壁以木爲交窗也戶
東而牖西皆南鄉戶牖之間謂之依故曰天子當
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

鄭康成曰孝子聞名心瞿凡不言人諱者亦爲其相

感動也

張耒曰有謚不能使欺者傳無謚不能使實者沒謂
私謚也

熊過曰周禮掌祧守先王先公之祧序先王於公之
上王蓋后稷也司服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則鷩
冕序先王於公之上王蓋后稷旣稱王則祭當稱
王尸今何以稱公尸哉然則鳧鷖之詩殆非武王
成康時詩也

姚鉉唐文粹序蕭李以二雅之辭本述作常楊以三
盤之體演絲綸 又云世謂貞元元和之間辭人
咳唾皆成珠玉豈誣也哉

呂氏春秋恃君覽仲虺有言曰諸侯之德能自爲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已者亡呂氏春秋慎行論梁北有黎邱部有奇鬼焉喜効人之子姪昆弟之狀

呂氏春秋不苟論故曰精而熟之鬼將告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之也

漢地理志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

東坡秦論二曰凡有血氣必爭爭必以利利莫大於封建封建者爭之端而亂之始也自書契以來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父子兄弟相賊殺有不出於襲

封而爭位者乎自三代聖人以禮樂教化天下至刑措不用然終不能已篡弑之禍至漢以來君臣父子相賊虐者皆諸侯王子孫其餘卿大夫不世襲者蓋未嘗有也近世無復封建則此禍幾絕仁人君子忍復開之歟

南史豫章王綜列傳聞俗說以生者血瀝死者骨滲即爲父子

南史何佟之傳爲齊諸王講喪服結草爲經屈手巾爲冠

管子地員篇凡聽徵如負豬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窳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

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

梁簡文書曰徒以煙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搖襞甚矣哉文章橫流一至於此

江霏云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

羅虞臣長子亦可為人後議孫遠死而無嗣其弟重以長子彬後之或曰重之命非也長子不得為後曰斯重宗之義也吾將以重為知禮矣昔子思兄死而使其子白續伯父以主祖及曾祖之祭蓋遠嫌也以兄代兄是謂奪宗以子繼伯父則有父命焉其孔氏之家之變禮乎重之命惡得為非

春秋公羊莊二十八年傳曰春秋伐者為客註伐人者為客

讀伐長言之齊人語也疏謂伐人者必理直而兵強故引聲唱伐長言之喻其無畏矣伐者為主註見伐者為主讀伐短言之齊人語也疏謂被伐主必理曲而寡援恐得罪於鄰國故促聲短言之喻其恐懼也公羊子齊人因其俗可以見長短故言此

賈公彥曰周道然也者對殷道則不然以其殷道氏族異則得昏姻也

賈公彥曰在上謂之發聲在下謂之助句義無取則是發聲也

黃宗羲曰公子之字即宗之為氏不必至孫而後稱也

唐書姚崇傳崇字元之陝州硤石人開元四年山東大蝗民祭且拜坐視食苗不敢捕崇奏詩云秉彼

蠱賊付畀炎火漢光武詔曰勉順時政勸督農桑
去彼螟蟻以及蠱賊此除蝗誼也且蝗畏人易驅
又田皆有主使自救其地必不憚勤請夜設火坎
其旁且焚且瘞蝗乃可盡古有討除不勝者特人
不用命耳乃出御史爲捕蝗使分道殺蝗汴州刺
史倪若水上言除天災者當以德昔劉聰除蝗不
克而害愈甚拒御史不應命崇移書謂之曰聰僞
主德不勝祇今祇不勝德古者良守蝗避其境謂
修德可免彼將無德致然乎今坐視食苗忍而不
救因以無年刺史其謂何若水懼乃縱捕得蝗十
四萬石時議者喧譁帝疑復以問崇對曰庸儒泥

文不知變事固有違經而合道反道而適權者昔
魏世山東蝗小忍不除至人相食後奏有蝗草木
皆盡牛馬至相噉毛今飛蝗所在充滿加復蕃息
且河南河北家無宿藏一不獲則流離安危繫之
且討蝗縱不能盡不愈於養以遺患乎帝然之黃
門監盧懷慎曰凡天災安可以人力制也且殺蟲
多必戾和氣願公思之崇曰昔楚王吞蛭而厥疾
瘳叔敖斷蛇福乃降今蝗幸可驅若縱之穀且盡
如百姓何殺蟲救人禍歸於崇不以諉公也蝗害
訖息

姚懿貞觀中謚文獻子崇開元九年謚文獻是父子

同謚也

隋書牛弘傳弘以三年之喪祥禫具有降殺暮服十一月而練者無所象法以聞於高祖高祖納焉下詔除暮練之禮自弘始也

月令鄭註云今尚書曰分命羲仲宅嵎夸也

周書常訓解慎微以始而敬終乃不困文酌解民生而有欲程典解遠格而邇安芮良夫解古人求多聞以監戒又云寔蕃有徒

崔文敏公銑曰孔子刪書百篇存者伏生二十八篇

傳信可也晉人晚出之書傳疑可也
山陽原額制甲一萬零四百一十有奇今折時四萬零千頃
世本曰伯夸作五刑

章帝八王傳濟北孝王次九歲喪父至孝梁太后下詔曰諒闇已來二十八月自諸國有憂未之聞也朝廷甚嘉焉

又選傅季友為宋公修楚元王墓教註曰墓在彭城宋公過見故修之

荀悅漢紀論中興後經解曰古文尚書毛詩左氏春秋周官通人學者多好尚之然希各得立於學官也

董卓傳論曰董卓初以虢闕為情因遭崩剝之執故得蹈藉彝倫毀裂畿服夫呂剗肝斲趾之性則羣生不足呂厭其快然猶折意縉紳遲疑陵奪尚有

晉孫盛傳著晉陽秋
詞直理正桓溫見而大
怒盛子請於父不得遂
兩攻之盛寫兩定本
寄於慕容傷太元中
考武帝博求異聞始
於遼東得之以相考校
多有不同書遂兩行

盜竊之道焉及殘寇乘之倒山傾海崑岡之火自
茲而焚板蕩之篇於焉而極嗚呼人之生也難矣
天地之不仁甚矣

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
孝弘農成瑨但坐嘯

後漢輿服志注世本云奚仲始作車古史考曰黃帝
作車引重致遠其後少昊時駕牛禹時奚仲駕馬
臣昭案服牛乘馬以利天下其所起遠矣豈奚仲
為始世本之誤史考所說是也

輿服志注古文尚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
六馬逸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馬諸侯駕四大夫

三士二庶人一周禮四馬為乘毛詩天子至大夫
同駕四士駕二易京氏春秋公羊說皆云天子駕
六許慎以為天子駕六諸侯及卿駕四大夫駕三
士駕二庶人駕一史記曰秦始皇以水數制乘六
馬鄭玄以為天子四馬周禮乘馬有四圉各養一
馬也諸侯亦四馬顧命時諸侯皆獻乘黃朱乘亦
四馬也今帝者駕六此自漢制與古異耳
隋經籍志其喪服一篇子夏先傳之諸儒多為注解
今又別行

士冠禮記士昏禮記士相見禮無記鄉飲酒禮記鄉射
禮記燕禮記大射儀無記聘禮記公食大夫禮記覲

漢書郊祀志美陽得
其獻張敞好古文字按
鼎銘勒而後曰今鼎
出于郊東中有刻書曰
王命尸臣官此桐邑賜
兩旂鸞黼黻珮戈尸
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
天子丕顯休命此其殆
周之所以褒賜大臣之
子孫刻銘其先功藏之
于宮廟也

後漢書竇憲傳南單
于於漢北遺憲古鼎容
其萬年于孫永保用
憲乃上之

禮記喪服夏記子士喪禮既夕記士虞禮記特
牲饋食禮記少牢饋食禮有司徹無記

梅福曰諸侯奪宗聖庶奪適

劉跂暇日記劉原先晚年病不復識字日月兒女皆

陳湯曰夫胡兵之常漢兵一何者其力利今胡得漢功然猶于而當一
梅福曰自陽朔呂來天下呂言為諱朝廷尤甚郡臣

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呂明其然也取民所上
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
大不敬呂此卜之一矣

南史元凶劭傳自前代人君即位後皇后生太子唯
殷帝乙踐祚正妃生紂至此又有劭焉

後漢書楊賜傳拜尚書令數日出為廷尉賜自呂代
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臯陶不與焉蓋
吝之也遂固辭

北史高允傳允以獄者人命所係常歎曰臯陶至德
也其後英蓼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經世雖
久猶有刑之餘釁况凡人能無咎乎

三國志注傅巽在荊州目龐統為半英雄

陸深曰詩中有三章而辭義無大相遠者如樛木蠹
斯之類蓋樂之三成猶今之三闋三疊是已

民墜塗炭炭火也非案說文炭燒木餘也正韻燒木
未灰

抄本此條
石本未末

三國志董昭傳太祖將征烏丸患軍糧難致鑿平虜
泉州二渠入海通運昭所建也

陳湯每過城邑山川常登望鄧艾每見高山大澤輒
規度指畫軍營處所

孫策傳注引江表傳廣陵太守陳登治射陽

曹操軍國之饒起於棗祗而成於任峻皆屯田也

漢書敘傳商竭周移秦決南涯自茲距漢北七八支

唐書李晟字良器洮州臨潭人貞元七年以臨洮未

復請附貫萬年詔可九年薨

高文襄曰國初無考察始正統元年嗣是以往亦皆
十年一行耳未有一定之題目一定之處分至弘

治十七年始令六年一次考察遂迄今爲然然事

例有八目四科曰貪曰酷爲民曰不謹曰罷軟冠

帶閒任曰老曰疾致仕曰才力不及曰浮躁淺露

降調外任法可謂密矣

南史孔靖傳遷吳興太守郡言項羽神爲卞山王居

郡聽事二千石常避之

梁書蕭琛傳遷吳興太守郡有項羽廟士民名爲憤

王甚有靈驗

宋真宗咸平二年禮官言故事帝后同陵謂之合葬

同塋謂之祔葬

傅冠有言伯樂非徒能相馬也其奇乃在能相相馬

者今之大臣其必能相相馬者而後可乎
牧齋曰昔謝莊分左氏經傳隨國立篇製木方丈圖
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別縣殊合之則寓
內爲一吾每嘆之以爲絕學

新安程元初曰昔諸葛武侯以一隅抗衡魏吳曾築
讀書臺藉多士之力攷華陽國志木牛流馬亦一
士人所獻武侯採而用之

李德裕曰帝王之雄辯不足以服奸臣之心唯能塞
諍臣之口

李德裕曰桓靈之主與小人氣合如水之走下火之
就燥皆自然而親結不可解也

金之將亡也臨事不肯分明可否相習低言緩語互
推讓號養相體

元人進金史表曰勁卒擣居庸關北拊其背大軍出
紫荊口南搯其吭此古今都燕者防患之明驗也
又曰西北之山東起醫無閭西接太行其爲要害之
關曰紫荊居庸倒馬居庸巖險易守倒馬去燕稍
遠紫荊則夸於居庸而近於倒馬金人知守居庸
不知扼紫荊非失計耶

楊守謙每閱紫荊輿圖見所謂五虎嶺者爲元人敗
金兵之處則汗流浹背神不怡者累日嗚呼勞臣
志士之心事至今尤可以歎息也

此條与本表二十六葉
呂祖曰一條前半同

紀陟有言疆界雖遠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
六尺之軀要害亦數處耳大江之南上流之要害
江陵武昌襄陽九江是也江水源于岷山下夔峽
而抵荆楚則江陵爲之都會嶓冢道漾東流爲漢
漢沔之上則襄陽爲之都會諸葛亮謂荆州北據
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
也沅湘諸水合洞庭而輸之江則武昌爲之都會
豫章西江與鄱陽之浸匯于湓口則九江爲之都
會昔人言天下之勢秦蜀爲首東南爲尾中原爲
脊周瑜語孫權曰據襄陽以威操北方可圖也庾
翼謂襄陽西接梁益與關隴咫尺北去河雒不盈

千里進可以掃蕩秦越退可以保據上流岳飛謂
襄陽等六郡爲恢復中原基本此用荆襄以制中
原之策也孫氏奄有公安江陵都武昌鄂州江南
已定遂定都建業江左以來但有揚荆湘江梁益
交廣荆揚二州爲天下根本陸抗有言無江陵是
無荆州也無荆州是無吳也江陵有急當傾國爭
之是故江淮所恃以爲藩籬者江陵也江陵所恃
以爲唇齒者襄陽也此用荆襄以固東南之策也
元有得宋奏議以獻者下諸將議郝經獻議曰彼之
素論謂有荆襄則可以保淮甸有淮甸則可以保
江南先是我有荆襄有淮甸上流皆自失之今當

此段乃表一脫文

先荆後淮先淮後江從彼所保以爲吾政
王宗沐建議於萬歷曰唐都秦右據岷涼左通陝渭
有險則天寶興元乘其便無水則會昌大中受其
貧宋都梁背負大河面接淮泗有水則景德元祐
享其全無險則宣和靖康受其病國家都燕北有
居庸醫巫閭以爲城南有大海以爲池天造地設
山環水衛而自塞其利者何也都燕之受海猶憑
左臂從腋下取物也置海漕而專力於河一夫大
呼萬櫓皆停腰脊咽喉之譬先臣邱濬之諄復者
不可不慮也

錢牧齋何季穆墓誌銘云蓋自唐宋以來經世大典
如杜鄭馬邱四氏之書儒者多不能舉其凡例而
季穆攬撫解剝竊極指要久之涵肆貫通儼然如
專門名家凡古今地理官制河漕錢穀與夫立國
之彊弱用兵之利害上下千餘年年經月緯如數
一二間有所舉正辯駁矯尾厲角若質古人於窗
戶之間而與之抗論也

陳同甫王道甫之沒也葉正則立新例併志之其言
曰同甫得無以死後餘力引而齊之使道甫亦傳
而信乎古之君子悼賢人志士之抑沒而惟恐其
不得而信也其用心至于如此

錢牧齋馮嗣宗墓誌銘云年四十餘始見本朝實錄

謂通紀詳而野吾學裁而疎弇山炫博妄而繆憲章典則自鄮無譏作編年書駁正得失曰明右史畧草創未就而沒

唐書后妃列傳德宗昭德皇后王氏帝爲魯王時納爲嬪生順宗既即位冊號淑妃貞元二年妃久疾帝念之遂立爲皇后冊禮方訖而后崩羣臣大臨三日帝七日釋服葬靖陵李紆上謚冊曰大行皇后帝謂不典詔翰林學士吳通玄改撰冊曰咨后王氏然議者謂岑文本所上文德皇后冊言皇后長孫氏爲得體永貞元年改祔崇陵

唐書德宗本紀貞元二年十一月甲午立淑妃王氏爲皇后丁酉皇后崩

唐書三鄭列傳鄭餘慶憲宗立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子澣本名涵第進士累遷右補闕敢言無所諱憲宗謂餘慶曰涵卿令子而朕直臣也可更相賀是父爲相子居言職之明驗也鄭覃文宗太和九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弟朗由山南幕府入遷右拾遺是兄爲相弟居言職之明驗也蓋下文云朗開成中擢起居郎開成凡五年其所爲中應指三年四年而宰相表覃以開成四年五月罷非適兄弟同時乎同歲同月止後一日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者李石石當國弟福爲監察御史見宗

室宰相列傳福與朗後亦俱至相他若竇參相而族子申爲給事中鄭綱相而餘慶子澣爲其從孫右補闕皆班班可考惟杜佑之子從郁元和初爲左補闕崔羣等以宰相子爲嫌僅此一見初非有如宋故事必相避也者

唐書韋貫之列傳宰相杜佑子從郁爲補闕貫之與崔羣持不可換左拾遺復奏拾遺補闕爲諫官等宰相政有得失使從郁議是子而議父殆不可訓卒改它官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乙丑元豐八年冬十月丁丑詔尚書侍郎給舍諫議中丞待制以上各舉堪充

諫官二員以聞初中旨除范純仁爲左諫議大夫唐淑問爲左司諫朱光廷爲左正言蘇轍爲右司諫范祖禹爲右正言令三省樞密院同進呈太皇太后問此五人何如章惇曰故事諫官皆令兩制以上奏舉然後執政進擬今除自從中出臣不知陛下從何知之得非左右所薦此門不可浸啓太皇太后曰皆大臣薦非左右也惇曰大臣當明揚何以密薦由是呂公著以范祖禹韓縝司馬光以范純仁親嫌爲言惇曰臺諫所以糾繩執政之不法故事執政初除親戚及所舉之人見爲臺諫官者皆徙他官今當循故事不可違祖宗法光曰純

仁祖禹作諫官誠協衆望不可以臣故妨賢者進
臣寧避位惇曰縝光公著必不至有私萬一他日
有姦臣執政援此爲例純仁祖禹請除他官仍令
兩制以上各得奏舉故有是詔淑問光廷輟除命
皆如故純仁改爲天章閣待制祖禹爲著作佐郎
傳是樓藏李燾長編仁宗皇祐元年春正月辛酉詔
曰自古爲治必戒苛察近歲風俗爭事傾危獄行
滋多上下睽急傷累和氣朕甚悼焉自今言事者
非朝廷得失民間利病毋得以風聞彈奏違者坐
之

宋史呂誨列傳仁宗時誨爲殿中侍御史廷臣多上
章許人罪誨言臺諫官許風聞言事蓋欲採納以
補政苟非職分是爲侵官今乃詆斥平生暴揚曖
昧刻薄之態浸以成風請下詔懲革

高麗史宣宗世家辛未八年爲宋元祐六年五月丙
午戶部尚書李資義還自宋奏云帝問我國書籍
多好本命館伴書所求書目錄授之乃曰雖有卷
第不足者亦須傳寫附來書目則百篇尚書以下
計然子十五卷以上凡一百二十九部云內黃帝
鍼經九卷宋史高麗列傳元祐七年遣黃宗慤來
獻黃帝鍼經哲宗本紀元祐八年春正月庚子詔
頒高麗所獻黃帝鍼經于天下即其事不聞別有

所獻則其國之書籍亦未備況百篇尚書乎原哲宗意或聞先臣歐陽修有日本刀歌傳聞其國居大海土壤沃饒風俗好前朝貢獻屢往來士人往往工詞藻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謂日本既有高麗應不獨無故命其使者往求於海外不知歌特詩人寄興之辭不必核實曷足據乃明豐坊之父豐熙忽稱家藏古書世本曰箕子朝鮮本曰徐市倭國本倭國即日本若以實歐陽公之歌辭殆怪而可笑者矣

梁書高祖三王列傳南康王績天監八年封邑二千

戶出爲輕車將軍領石頭戍軍事時年五歲

晉書顏含傳郭璞嘗遇含欲爲之筮含曰命在天位在人修已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通鑑令狐潮圍張巡於雍邱朝廷聲問不通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

世傳五月十三日爲關公生辰明會典亦載之但云其八字爲四戊午則不可不辯公死於獻帝建安二十四年己亥史不言其壽元人胡琦考之當在六十上下果生於戊午僅四十有二耳不合一戊

午乃靈帝光和元年考通鑑目錄是年四月庚戌朔五月無戊午不合二古人始生止記年月日不及時即唐李虛中推命猶不以時見韓昌黎集安有公生東漢間而傳其爲戊午時於千載下乎不合三

陸深書輯曰科斗今之蝦蟆子是也上古未有筆墨以竹挺點漆書竹簡上竹硬漆膩畫不能行故首麤尾細自然成象後人巧擬形狀失本意矣

黃氏日抄曰夫詩非序莫知其所自來作者去千載之下欲一旦盡去自昔相傳之說別求其說於茫茫冥之中誠亦難事

宋書謝靈運傳論曰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隋書經籍志曰書之所興蓋與文字俱起

宋陳無擇曰二十四銖爲兩每兩古文六銖錢四箇開元錢三箇至趙宋廣科以開元錢十箇爲兩今之三兩得漢唐十兩明矣千金本草皆以古三兩爲今一兩以古三升爲今一升

宋林億等校正仲景醫書序曰先校定傷寒論次校定金匱玉函經今又校成金匱玉函要畧方凡三卷此三卷王洙得之於館閣蠹簡中依舊名曰金匱方論由此觀之則今世所傳傷寒論十卷即首所列者也金匱要畧三卷即末所列者也惟金匱玉函

經不傳文獻通考以金匱玉函經為即要畧似非
焦弱侯曰往蘇子容聞人語故事必檢出處坡老每
有撰著雖目前事率令少章叔黨諸人檢視而後
出其精審乃爾

賈誼新書匈奴云舜舞干羽而三苗服又前於淮南

子連語未獄疑則從未實疑則從子
唐書藝文志王肅孔安國問答三卷

王肅注孔子家語十卷

韓詩外傳韶用干戚非至樂也舜兼二女非達禮也
聽獄執中者臯陶也故曰民協于中

經典釋文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字仲真汝南人奏

上孔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
肅注堯典從春徽五典以下分為舜典篇以續之
揮塵錄吳才老舒州人

山陽人云京田一項算時田四頃二十二畝四分四
釐時田一項算京田二十三畝六分七釐三毫

潛邱劄記卷二 壬戌九月二十四日依抄本校補

自注

...

...

...



